後樂集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

宋 衛涇 撰

奏議

乞別白霍漢臣職名

臣竊謂武階橫行爲重非有功不遷遥領至戎團二級在右列尤爲華要無事猶當愛惜以重名器若建功立業亦條其所待爵并及激勸之其尤不可授非其人也臣近者伏見劉伯震奏聖旨授武除環衛官繼而授武

大夫遥郡團練使臣初謂中興諸將之家例許換武已
嘗書行退而詢之公論稽之令甲則有甚不然者伯震
爲劉光世親孫不可謂非名將之後但其人姿禀輕浮
趣向凡下不紹前烈習成驕騃識與不識目爲劉僥此
非美名也伯震偃然居之曾無愧悔嘗得湖州倅即爲
臣僚繳駁自是由祠禄倅嚴陵胥緣再任前後別無履
歷儻其有志事功與之換武使宣勞効亦何不可臣竊
攷乾道重修中書門下省文臣換官格朝奉大夫遥郡

刺史據伯震自稱見該磨勘亦不過得武大夫惟帶職
朝請大夫以下三階方許換左右武大夫亦止遥郡刺
史即無朝散大夫換右武大夫遥郡團練使條格兼武
臣官至武功大夫自礙止法有終身不得轉行者伯震
何人輒爾超躐意猶未滿乃援楊文昌爲比多見其不
知量伯震視文昌階官雖不遠文昌三爲丞郎曾經朝
廷擢用玉音嘉奬優示褒除正任刺史是爲特恩安得
爲例至於韓杖亦有聖語褒揚猶止依格換授伯震固

不應與二人比矧陛下規恢遠略旌拔人才正功名之士踴躍思奮之秋方且以是官賞邊功勵將帥顧如伯震者得之非分恐間之不以朝廷恩榮爲重而臨事或解體矣或言伯震近時稍加收斂然其市井儇薄之稱喧傳中外之久未聞有植立以自表見一旦加諸右班之上庸人孺子皆得意而侮之亦何以聳聽觀瞻重環尹之寄哉臣用是不避仇怨爲陛下别白言之欲望聖慈將劉伯震換官指揮止與依條格換授允叶公論增

重横列戎團之選使違法徼求者有所不容庶幾朝廷
益以尊嚴紀綱益以振肅誠非小補所以詞頭臣未敢
撰述謹錄聞伏候勅旨十七日得旨依

繳兵部郎官劉炳除江西提舉劉

臣竊惟常平使者之任分一道刺舉之權若昔先朝選
掄特重在外必登最郡課綽有治聲在內必服勤郎省
著聞朝績始與茲 選是爲拔擢倘授非人則公論不置
臣伏見新除江西提舉劉炳試州遠外資望甚淺富緣

收召遂廁朝列繼以宣司辟置諮議超列郎選以寵其行而炳天資闇愚材術疎短職在裨贊補報蔑如進退之間義當自審顧方入部就職偃然安居物議蜚騰乃謀去就復儌幸使節迨遂所欲丐外之章不知引咎猶謂非不欲趨事赴功敢爲大言欺罔衆聽學士大夫宜知禮義廉恥行不顧言當如是乎縱朝廷寬大不欲加罪使之善去幸矣況炳爲丞未久爲郎又纔數日凡郎曹久次而去者亦不過得節是宜幽黜而反拔擢人雖

置而不問炳獨不知愧乎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劉炳新除江西提舉指揮特賜寢罷且與待闕州軍差遣庶幾朝廷不至過予在炳受之亦安乃所以全其進退之節不勝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初四日得旨依

繳壽慈宮内侍王師珪等鐫降狀

臣聞賞以勸有功罰以懲弗恪輕重貴乎適中不可有所偏也迺者癸丑之夕壽慈宮火陛下特降御筆以上

鸞慈闈徹樂避殿恐懼修省夫以一人之尊躬自貶損不遑寧處而本宮官吏儲備無素守護不虔惡得不任其咎陛下欽崇孝養方務調娛未暇致詰提舉官吳回三人者懷不自安騰章自列旋頒睿旨各從鐫削可謂曲全之恩臣近緣忝冒承攝於詞頭中竊見指揮凡壽慈宮應奉官吏等到宮實及五年各轉一官資考其員數六百三十有四未及五年者又四百二十九人夫以平居無事安坐受賞若此猥衆而失職抵罰不過二三

臣固疑之今臺臣有彈疏乞將應奉官等黜降謂當大
明典憲以警弛慢而所降聖旨王師珪王溶各降一官
楊旦降一官罷幹辦事務人數多寡臣未敢問惟是吳
回等自劾尚奪二秩王師珪等皆有論奏楊旦者罪狀
尤著止削一階輕重毋乃有所偏乎況前日救火官兵
陛下以慈闈之重隨即第賞曾不淹時賞固所以爲勸
而罰不足示懲顧何以詔四方而厲百辟乎借曰太皇
太后聖意寬厚不欲重有誅責然賞罰之行紀綱所繫

又安可以恩而廢法乎臣不敢以代庖之𡘅有所隱默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王師珪王溶照吴回等一體鐫降其楊旦再與鐫斥庶幾少慰輿議儆肅宫臣懲勸之方斯爲兩得

繳榮傳浪改正狀

臣聞朝廷行法非難守法爲難法之所在行之果而守之堅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能行於一時而不能守於異日則將啓人之玩心而不知懲創矣諸事已經斷

丙理訴者一年内聽乞別勘三年聽別定其經勅斷者
詣闕進狀比法也今滎傅辰嘗任蕭山知縣在任以不
法取勘曾經伏辨准勅比加役流贓罪追毀出身以來
文字除名勒停則是法已行矣傅辰既丙申訴亦嘗詣
闕進狀臣取索到刑部文案法寺則以為應得別定條
法合具申朝廷行下無干礙監司照應別定條法施行
刑部則以傅辰所訴未應條法乞朝廷批狀告示據此
二說則傅辰所訴未可遽從甚明今置有司之言不問

而直與改正則於守法之意毋乃或未安乎臣竊惟陛
下比來與二三大臣修明紀綱嚴贓吏之禁恐爲民害
犯者不貸若已經勘結勅斷如傳辰輩容易與之改正
則凡不曾勘結伏辨而以贓罪廢罷者豈得無辭以自
解乎兼傳辰狀自稱元勘冤屈臣未暇詳究其事或萬
一有如所訴何惜不與從條別定然後斟酌施行庶足
以昭示至公在朝廷不失爲守法在傳辰容有可諉者
臣職守所在既有愚見難以緘默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繳徐栴祠禄狀

臣竊惟御史耳目之司朝廷紀綱所係惟無私乃能體

國正己斯可律人必振揚風采砥礪廉隅然後風憲尊

嚴百辟整肅伏見朝奉郎徐栴素乏聲稱誤膺簡拔自

頃入臺凡所論奏多不厭塞物望其劾翁點也反爲點

上章詆毀指其所言率挾私意栴雖苦詞辨數訖無以

自解識者固已譏其辱臺所宜引避乃偃然自安已而

蘇師旦之敗交通之跡尤爲彰露物議甚喧亦可以言
去就矣而柟包羞居職如罔聞知累月以來一無建明
日惟覬望遷擢比其風采銷靡廉恥道喪尚足以稱陛
下糾繩之任乎近因縱容親戚販鬻私酒暨場務捕獲
動以千計付之有司公行可也乃力與庇護甚至縱令
僕厮爭奪紛競都人聚觀請囑守臣必欲釋放遂至徹
聞天聽陛下曲全事體猶敓南郡之命今因其引疾畀
以祠祿陛下所以待柟可謂厚矣而柟不自愛重上負

陛下久尸要任敗壞臺綱若不別白言之切慮中外莫
知其故反疑陛下輕去臺臣有累聖德臣愚欲乞睿斷
將徐柟祠禄指揮特賜寢罷俾之循省庶幾上以彰陛
下黜陟之公下以釋搢紳疑似之論不勝幸甚臣雖時
暫兼攝不敢隱嘿隳廢職守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謹
録奏聞伏候勅旨 六月七日奉聖旨依

應詔論北伐劄子

臣疎賤至愚暫爾兼官猥奉明詔使得吐露與聞邊議

之重仰見陛下博盡下情憂深慮遠以圖帝王萬全之至計臣敢不罄竭愚忠臣竊惟國家再修盟好以來邊境晏清中外寧謐民不知兵以保和平之福蓋踰四十年于此比來敵運衰微内當多事自救之餘頗爲恭順外知吾國飭備之謹寖生疑懼伏覩宣示類聚探報事宜其虛實的確雖不可盡知臣妄料敵情不過因並邊侵軼之擾多爲防備必未敢輕犯王畧自速殄亡近者賀正使副陳景俊等回程竊知北廷嘗有文諭其詞委

曲類若退懦然觀其指意只欲求邊臣無生事盜賊不
作邊境安靜而已今探報所云修道路閱舟師點集兵
夫添置寨栅等事往往其國𢌿吾增戍隨亦葺備施行
未必周悉傳聞易至張皇譬之對奕彼此相應此示之
急則彼亦急此示之緩則彼亦緩如邇日朝廷分制使
命相繼宣諭諜間往來彼寧不知恐其展轉生疑安知
凡百繕守殆將不止如目前所傳此亦事勢之所必至
毋足怪者臣反覆熟慮今日之計惟當審在我之虛實

以爲備禦必勝之策無或隨在彼之動静以爲作輟無定之謀自古兩國相持未聞强弱持重者安輕動者危應兵常勝首事常沮秦漢之遠未暇悉論東晉事體大畧類今謝玄淝水之勝苻堅舉國之衆匹馬不能北返此應兵必勝之驗也褚裒殷浩投機太速勞師于外曽微寸功此首事多沮之鑒也本朝中興以後凡渝盟興師常先出于敵然敵首兵每衂而我應兵常得利烏珠號善用兵獨頼昌大敗以十萬勁騎不能支劉錡背城

之一戰金亮氣熖方張自謂可以叱咤渡江而海道采
石所向輒挫卒授首于廣陵此二役者彼以首兵而皆
敗今日侵犯之謀果先出於彼是以機授我堅師不動
以待之正不足畏矧寇之既衰萬萬不及烏珠金亮强
盛臣知其必不能出此明矣易曰不利爲寇利禦寇今
當令彼常居爲寇之名而在我先定禦寇之計是遺彼
以不利而我擇其甚利圖全制勝莫切於此兵法曰善
戰者致人不善戰者致于人臣所謂持重則安致人者

也輕動則危致于人者也若北敵自貽伊戚警我邊陲是墮乎致于我之術矣以静制動以逸待勞豈不能收頻昌城下卻敵之效乎臣所慮者彼此疑障既開邊備未可輕撤要當力於自治堅忍持重勿爲無益之爭以啓其侮勿爲易泄之機以激其變稍遲歲月使吾之戎政益修軍實愈裒儲蓄豐裕士馬騰奮則伸縮進退無不在我遲速操縱終可以得志矣中國舉措尤貴嚴密若朝得一報而爲之營營不寧夕得一奏而遽謂晏然

無事臣恐非所以示朝廷之整暇而敵人得以窺測淺
深也昔魯有疆事疆吏以告魯威公曰疆場之事謹守
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魯豈忘疆
事哉蓋內爲之備而外不示弱此有所主而彼不能動
耳豈以天下之大而可無自立之規模乎臣有惓惓之
愚夫事有先後謀有緩急譬人之一身腹心無疾而後
外邪可攻今備邊之計誠不可緩而荆襄兩淮所在饑
民未甚帖息尤所當急若艱食者衆萬一盜賊有警則寇

得寬伺之便而始有重煩朝廷之憂者其可不亟圖之

臣願陛下申敕諭使司且以撫安饑民爲先使腹心救

寧根本充實則内安外懼而禦禦備之策可以無闕臣識

見短淺冒陳管窺不足以仰裨廟算席藁恐懼陛下赦

之幸甚

應詔舉人才舉游九言錢文子黄宜狀

承尚書吏部牒準今月十二日都省劄子節文七月十

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在内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

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才三兩人某人有某才堪辦某事
某人有某能可任某責並須明著實迹結罪保明仍限
三日具奏者臣伏覩通直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游九
言資才剛實不專意於文藝淳熙間知靜江府張栻嘗
露薦章於孝廟稱其臨事有斷留意軍伍間事今已三
十年更嘗既多其才益老近任江東撫幹贊畫帥閫區
處事務軍民至今思之但其人過於自許幾有亢訐之
累如朝廷棄瑕録用置之幕府或邊鎮任使必能盡瘁

報國有所植立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錢文子器識
弘毅不以科目自居頃縣幕僚改秩宰邑醴陵不畀其
官刻意民事撫摩善良鋤治姦惡盜賊爲之屏息豪强
望風斂戢縣計上供之外沛然有餘及試郡天台振厲
風采治民馭軍寬猛得宜偶嘗處事少差未免矯枉之
失如朝廷湔祓簡拔處以繁劇州郡或經理財賦必能
彈壓斡旋不至乏事承議郎前通判慶元軍府黄宜世
事精練吏道敏强嘗爲劇縣財計不擾而辦獄訟咸得

其平吏畏民愛前後少見其比嘉泰二年有旨令宰執
論薦邊郡守臣謂宜才學優長邑政有聲足以充選緣
其資格未及且俾實歷通判得倅四明郡政多所裨補
海道利便講之尤熟兼曾在淮郡守官諳悉事體議論
可聽倘蒙朝廷照已降指揮擢用或別有繁難職任其
才蓋所優爲臣竊思朝廷興舉事功貪才使過之時此
三人者皆有可用之實不宜寘之閑地今或嘗因廢黜
見處祠祿或任滿替罷未有差遣是敢冒昧上塵明詔

如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除吏部侍郎舉樓昉自代狀

準令節文侍從官受訖三日内舉官一員充自代者臣伏覩從事郎新差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門樓昉粹學瓌文通材舆識亶推遠器宜服顯塗使居銓綜之司必有平允之譽循名責實臣所不如願改恩章以光賢舉今舉充自代

論聖學劄子

臣聞學者爲王者事自昔帝王莫不以學爲本然學有
小大分章析句牽制文義此書生之學也究聖賢之用
心明古今之大致識安危治亂之體察善惡消長之機
斯爲帝王之大學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不自矜伐即
位之初首下明詔博延儒英增置講讀紬繹經史從容
賜坐一日再御情亡厭倦可謂知所本矣邇者側聞玉
音宣諭今後晚講各須講解義理引古證今庶不爲文
具若只讀過恐無益於事大哉王言臣有以見陛下識

度高遠精進不已知求多聞之有益於聖德也臣誠不佞抑聞之先哲學則必問問然後爲學學者聖之先務問者學之大方也孔子稱舜大智必曰好問仲虺戒成湯必曰好問則裕易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也九二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德而正中也亦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逮至九五飛龍在天則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學問之功其大矣哉儻若誦說雖勤而誠意之不充見聞雖廣而躬行之不力深恐猶爲觀美而於王功帝績

未知所用力之地也董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臣伏願陛下講學之際更留聖心咨詢考問以盡臣下之情反復研究以求理道之要磨礲漸漬日累月積踈瀹其心源斟酌於義味自然德性成就知慮開明物來而能名事至而能應以之用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政則蠹弊日銷績效日著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哉昔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選文學之士日

侍閒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言及暗主亂朝
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
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惟其見善
必從聞義必徙用成貞觀之治庶幾成康爲功德兼隆
之主此又尊所聞行所知之明驗也以陛下天資粹美
進德無疆上焉唐虞三代下焉亦不失爲唐太宗惟陛
下留神幸甚取進止

應詔舉彭法輔廣充奉使之選狀

準尚書吏部牒備準尚書省劄子三月二日奉聖旨令
兩省侍從臺諫各於文武臣內舉堪充奉使二人限三
日聞奏臣伏覩儒林郎辟差充揚州江都縣丞彭法雖
出特科尚負壯志長於言論深識事機忠訓郎監潭州
南嶽廟輔廣生於將閥學有師承志切憂時言皆中理
令保舉堪充奉使之選

應詔舉耿羽王好生充通書金國元帥府人狀
準吏部牒開禧三年九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劄子九

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奉聖旨令兩省侍從臺諫於在
朝職事官院轄京局官内各選舉堪充三省樞密院通
書金國元帥府人一二人限一日聞奏知州縣官内有
堪充者亦聽選舉臣伏覩承議郎提轄行在左藏東西
庫耿羽性資慷慨志慮忠純曉暢事機尤長議論廸功
郎新特差充淮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王好生深達時
務有志事功談辯詳明智畧可取今選舉堪充三省樞
密院通書官

除御史中丞舉倪思充自代狀

臣伏覩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倪思歷事三朝秉持一德親結知於聖主義不辱於權臣欲大正於紀綱宜首登於風憲顧回恩渙允叶師虞今舉充自代

論朝議大夫易祓朝請郎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朱質朝奉大夫林行可乞賜鐫斥狀

臣恭惟陛下奮發英斷雷厲風行元惡巨姦一朝屏殪

兵民欣快中外 聳聞宗社幸甚然以佹冑自強秉政日久中外之士被其汲引安於平進無所阿附者豈無其人勢亦難以盡責之若夫朋姦罔上長惡怙終爲天下所指目者豈可置而不論乎臣謹按朝議大夫易祓器識卑凡貪躁嗜進學舍優選歆艷士林使之稍加涵養自可馴致通顯繇館學而攝詞垣蓋鄉用矣一旦佹冑畀蘇師旦以節鉞猶有憚於物議祓乃懷章詣師旦之門極其褒美有文事武備無智名勇功之語傳者嗤罵

形於譏誚既而懷不自安求居諫職以鉗衆口士行已
掃地矣遂愈無顧藉凡可以投合者靡所不爲侂胄竊
弄威福怨嫉既多密圖兵柄以固其位鄧友龍倡用兵
之議易祓和之更互表裏專務詭隨去年之春侂胄意
雖已決然未卜人心之從違祓乃獻說張大賊中之事
使廷臣條具易祓首言敵國有必敗之勢中國有必勝
之理又白敵國如外強中乾之人僅延喘息易祓號爲
儒生豈無見於利害之實徒以意在逢迎不復體國侂

冑始欲加罪異議而廷臣言不可者什七八卒亦無如之何易祓果得爲諫大夫復力主兵說方其遣從臣宣諭荆襄也止以賑卹流民爲詞人尚疑信及易以宣撫則中外始知其必妄動同列有力爭者易祓鄧友龍相繼論奏遂至貶斥而師已出境矣逮友龍以喪師罷黜祓自知其敗露佯爲大言以宣威自任欲蓋前日之繆妄且師旦之麻祓寧不知其不當草侂冑亦不强其必從祓諂附師旦攫金而不見人慨然援筆師旦既敗侂

胄每對客鄙笑之主持用兵本欲附會侂胄以苟富貴
至誕謾之不可揜則雖侂胄亦厭惡之矣未幾而果逐
去易祓知其權要而不恤國計兵釁一動貽禍生靈祓
偃然家居坐享祠廩其心亦自安乎朝請郎太常少卿
兼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朱質趣操回邪心術傾險策名
高第榮進素定初任回改秩即授學官具有舊比質既
欲速乃於任未滿之前力求特薦有審察之命已不安
分義矣入朝甫閱四載以著廷權郎朝廷待遇不薄不

自愛重日事奔競至投拜李士謹以結蘇師旦或謁不得入則伺候終日趦趄受命閽人館閣之彥當如是乎師旦雖揄揚於侂胄而未有以中其意也去歲正旦北使來廷偶閤門詒相差誤致北使舉止周章未爲甚失禮也質知侂胄意在尋釁遽上章乞斬北使師旦言於侂胄謂質天下之奇材且訝廷臣不知出此質由是進見無阻竟得諫官遂與易祓更相附和形於章奏無非迎合如曰方今指義旗以行天討弔遺黎而復舊疆來

蘇徯望之久雲合響應之勢摧枯拉朽指日可俟不知
質何所見而云爾耶丘宻之在督府斟酌事勢嘗遣小
使往通和議北使一再回答指言佗胄不及其他佗胄
怒其不與回護直以上聞諷質使言質即上疏醜詆務
快其意雖不厭公論不恤也質既盤據要地自謂莫敢
孰何每肆刼持之言謂可以讋脅上下而不知人之視
已如見其肺肝佗胄亦始覺其非矣乃移之奉常質盡
自圖去就乃復乞憐於佗胄自述其宿昔奉承之謹求

兼吏侍仍廁經帷前此卿監郎曹之兼講讀或出於一時擢用者有之其罷臺諫而仍兼講讀者惟陳讜嘗冒處旋即論去質居之安焉且以張栻自況多見其不知量又其大可罪者近日陛下竄斥侂冑質自以失所依賴纍纍若喪家之狗荒廢職事奔趨他門止復爲庇身之所至有拒而不納者夫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有臣如此尚可使居獻納之任侍清閒之燕乎至若朝奉大夫林行可者狀類鬼蜮心同蛇虺褊狹多忌深嶮莫

測兩宰劇邑猶有能稱而大體不正貪榮嗜利背君忘親其人之賢否可見矣陳自强冒居政地即引爲六察以爲已助二年之間躐處臺端凡所論奏無非奉行權臣風指暨以憂去書問交通殆無虛月每遇佗胄生日餽獻之禮不違時刻佗胄亦拳拳於行可率朝至暮報常許還以舊物夫居喪而通問於人在禮必有甚不得已者而行可念弗及此一意趨媚事親不孝其能移忠於君乎去夏六月蘇師旦敗行可未及知致書師旦囑

浦城宰陳至和轉達書題稱爲恩府節使相公至和急
封還之已爲一士夫所見相與傳笑行可身爲臺諫顧
稱奴隷爲恩府其苟賤亡恥抑可知矣其居鄉也嘗以
舊臺諫自處縱容親黨陵轢州縣福州因買銀事有親
戚占恡富室無禮縣官邑宰林洽稍加懲治行可大怒
師憲爲之斷遣數人猶未快意必欲作草大臣上疏論
奏以欺脅愚民摇撼邑宰幾至不免夫臺諫朝廷紀綱
之任豈可行恣睢鄉曲之間乎服闋被名處以奉常清

選怏怏不樂諂佞百出一日見執政忽言平章可謂與天同心衆人以爲當用兵則從而用兵衆人以為當議和亦從而議和夫兵陛下之兵也豈衆人所得可否而侂胄所得專決與天同心之語豈所施於臣下乎侂胄之擅開兵端不特士大夫知之閭閻小民亦知之不特中國知之敵人亦莫不知之方丘宻之遣小使也書詞未嘗不爲之歸過於鄧友龍皇甫斌輩而北帥貽書直謂侂胄既爲太師平章軍國使無意於用兵則師旦輩豈

敢專擅由是言之則首謀姦臣其爲侂胄明矣夫遠而敵國亦知兵端起於侂胄而行可獨不知之不過巧爲諂辭爲侂胄文過而已欺君負國孰甚於斯卒自奉常晉長諫省又見衆議籍籍國事至此咎將誰歸推所從來將不利於自强侂胄必去異議者然後可安遂有一網打盡之謀夫侂胄專擅日久自强依阿取容人畏凶焰莫敢指言蒙蔽之禍將不勝救而行可又欲盡逐異議是將使陛下左右皆侂胄自强之人而後已此其意

欲何爲耶臣前所謂姦險之徒樂爲之鷹犬者易祓朱質行可其人是矣夫侂胄之姦惡易祓導之於前朱質助之於後行可成之於終今侂胄既已竄殛而三人者使得佚罰則何以快人心之憤鬱昭國憲於陛下更化厲精之始乎臣愚欲乞睿斷將易祓朱質林行可重賜鐫斥終身不齒以爲士而不顧行檢自棄名義朋姦罔上長惡怙終者之戒取進止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論新除司農少卿張鎡乞賜竄責狀

臣仰惟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中外慶快萬口一詞
惟是更化之初一㸃一陟天下觀瞻所係不容少有差
失儻使姦人投隙而進豈不致中外之疑謹按新除司
農少卿張鎡很甚虎狼毒於蛇虺立朝則猥賤而無恥
居家則瀆亂而朋淫其回邪姦慝之迹雖盡南山之竹
不足登載而前後亦畧見於臺臣之章疏矣若其凶殘
著於心本奴婢厮役之徒少忤其意必潛置之死地當
蘇師旦用事之時鎡傾其故弟家財强抑孤女與師旦

子爲婚其女出嫁之夕號泣登車指鎡而慟曰叔要做好官却以我嫁書表司之子聞者爲之悲感有銜不愜卒殞非命自此益得罪於公議不復以人類待之廢放終身猶爲僥倖忽傳除目大駭聽聞轉相顧語莫測其端識者尤爲疑懼況張鎡既爲師旦姻家情好稠密崇資顯秩皆自師旦得之師旦既斥每懷觖望近正典刑當益懷鞅鞅既爲刑人死黨豈宜寘之卿列而俾近君側乎臣職在彈劾若不於幾微之始亟鉏其姦設或鎡

交結非類益肆梟張則爲國蠹賊將又有不可勝言者
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斷將張鎡削奪官資重賜竄責
以清朝列以杜姦萌中外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十五日
三省同奉聖旨
張鎡特降兩官
送廣德軍居住

論宮觀鄧友龍乞賜鐫黜狀

臣聞國家之大柄賞罰而已昭勸示懲維昔盛時未嘗
廢一是以公道興行人心悅服臣伏見與宮觀鄧友龍
始焉立朝頗得士譽慷慨自許亦足稱尚朝廷以其勇

赴功名之會未暇詳攷才諝之實畀以重權不從中御而友龍踈闊脫畧乏持重之操阻愎迷闇無臨敵之算所以許之便宜正應斟酌彼己審量進退設若未得機便不厭反覆論議以圖萬全而友龍不思委寄之重無虞心而務輕信上違指授督趣師行遂使績效未睹憂顧方深職任宣威咎將誰執所幸陛下明見萬里察其負乘改授宿望友龍自宜上章引過屏息俟命傳聞道路尚乃偃然自居猶覬入臺就職紀綱風憲之首當如

是乎雖陛下曲示保全賦以祠禄然既辜任使遽得優閑懲勸不明公論未塞欲望聖斷將鄧友龍特賜黜以彰國典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六曹尚書依舊獨員上殿劄子

臣伏覩近降聖旨六曹尚書獨員上殿及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朝辭並須上殿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惟尚書之職其選甚高自行官制以來多自此官除執政朝廷所以待之可謂厚矣元豐之末始有不得獨

員上殿之法紹聖之初尋即改正所以示優禮而去疑貳也今復罷此指揮其何故哉監司當一路之寄兵鈐受方面之託以人主之好惡達於遠方不使一對清光何由面稟聖訓況先朝之法行之已久别無大害不必輕改臣今欲乞六曹尚書許獨員上殿及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朝辭日並須上殿皆依舊施行取

進止

乞御史臺及兩省臺諫官挑班上殿劄子

臣伏覩近降聖旨御史臺所請挑班上殿指揮更不施
行契勘臺諫官欲上殿奏事申牒閤門若遇班次併積
不免累日伺候臣自供職以來凡欲上殿計會閤門多
值未有班次每作急速公事奏稟方得即對竊惟耳目
之官以言爲職雖非急速公事亦當以時敷陳則御史
臺挑班之請不爲過也況尚書六曹開封府大理寺遇
有合奏公事並許挑班上殿何獨耳目官不得用此臣
今欲乞今後御史臺及兩省臺諫官並依六曹等處許

先次挑班上殿仍不隔班取進止

再言王師約劄子

臣近以除駙馬都尉王師約不當言之再矣未蒙施行用人聽言皆非細事一舉兩失實累初政伏望聖慈出自睿斷罷師約新除以合公議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二　　宋　衛涇　撰

奏議

繳進御筆劄子

臣等密上奏事閤恭奉玉音皇太子參決事朕有此意甚久昨日趙彥逾經筵求去奏及此此事斷自朕意不欲因人言批出卿等可商量教穩當欲待批出臣等仰見陛下聖明獨斷爲宗社大計不繇臣下奏請不勝慶

朴臣象祖奏陛下欲得皇太子習知朝廷政事此宗社大計非臣下所敢奏陳出自英斷尤見陛下聖明臣彌遠奏此事當出自陛下宸斷臣涇奏陛下適所宣諭誠出獨斷然今日與真宗天禧間故事不同亦與壽皇淳熙末年故事不同天禧間真宗聖體不豫所以有此淳熙間壽皇已有倦勤之意今陛下春秋鼎盛正當躬親聽斷之時聖意不過以皇太子年齒長懋欲得習知政事令與宰執聚議庶幾習熟天下事體它時付託得人日

逐於侍膳問安初無相妨臣所慮者恐外人不知妄有傳播撰造語言陛下聖明必能洞照臣象祖等惟朝殿奏事得侍清光退後凡有事件多是緣入非時無緣可得通達內外之意所以向來韓侂胄因此得以竊弄威福稔成姦惡幾危國家今得皇太子會議臣等奏事既退或陛下有所宣諭或臣等有敷陳未盡之意皇太子於侍膳問安之際皆可以從容奏稟內外不至扞格不通且更不容外間別有人出入禁闥干預朝政豈非宗社

大幸奏事畢臣等又奏適來所聞玉音聖意已定容臣
等退而商議以聖意擬定御筆進入今謹用別幅擬進
更乞睿覽如合聖意即乞御筆批降施行
同宰執奏皇太子會議資善堂劄子
臣等檢照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詔元
符覲皇子就學堂宜以資善爲名此國朝資善堂所繇
始也至天禧二年八月甲辰昇王益受仁宗舊諱爲皇太子
四年十一月令中書樞密院大臣並兼東宫職任庚午

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以下就資善堂會議此國朝
會議所繇始也又續會要政和五年二月十日立皇太
子宮三月七日出閤過府（時皇太子未稱宮）就資善堂聽讀又
中興會要紹興五年五月八日詔擇日降制除防禦使
伯琮（孝宗舊諱）爲節度使封國公就資善堂聽講先是宰臣
趙鼎得旨於宮門外造書院屋一區欲伯琮就學有司
以圖來上凡建屋十有六間從約也至是書院成上曰
只以書院便爲資善院俟除授訖命儒臣爲直講翊善

悉知資善故事以前項典故言之則講堂資善初無異所講讀會議悉在其間今來皇太子既已過宮開講已降指揮令臣等並兼東宮官日赴資善堂會議實與前項典故一同伏覩昨日降出皇太子奏劄仰見皇太子隆謙盛德加禮宮僚而臣等稽之舊章揆之私義有不容自已者皇太子地尊儲極國本至重既居新宮不應特以會議之故再臨舊所講學之地既未合典禮亦非所以示觀瞻況臣等備數宮僚許陪侍講學因而會議

於勢便順若俯狥冲請以尊就卑誠非所安臣等不敢奉詔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並依典故施行實爲允當取進止五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宰執既兼東宫官令就講堂會議

乞蠲放總制無額窠名錢奏狀

臣近者不避訶譴輒具申奏乞將潭州十二縣拖欠嘉定四年已前總制等無額窠名錢米昨來已行倚閣見今無可拘催者乞與盡數蠲放以寬諸縣以惠疲民尋蒙朝廷從糧料院指定止將嘉定三年已前未解錢米

許照大禮赦文蠲放所有四年零欠只令斟酌接濟圓融補解臣自合仰認德義不宜復有控呈竊緣潭州諸邑自冦盜蹂擾之後兵革供應之餘閭閻蓋藏非復疇昔州縣事力委是窮困前守臣曹彥約見得此錢難催遂以便宜倚閣散榜民間不許催理倚閣之後今已兩年總所必欲舉催諸邑何所從得前後失據公私徒擾所謂斟酌圓融不過移新掩舊舊數必令帶補則新欠將復如前徒掛簿書無益調度兼創殘累歲僅得一稔

疲民方幸少蘇前政倚閣之錢今日再行舉催儻或有
補公家任怨有所不避實緣民力凋敝無處催理徒爲
失信使貪吏並緣刻削豈不上負朝廷勞來安集之意
況臣前所申述本州總制元額内一項南嶽施利錢一
歲約二千餘貫已蒙朝廷撥入本廟又一項常平抵當
庫息錢一歲約三千五百餘貫已承提舉司取回兩項
尚占歲額無可趂辦總所既不爲蠲除有司亦不爲指
定徒令鑿空貼補其爲民害尤無窮也朝廷但照大禮

赦書蠲放三年已前零欠可見雨露均平之意但潭州係是連年瘡痍不比他路非畧有施舍無以少寛民力是敢再披腹心欲望聖慈特出睿斷將嘉定四年分諸縣所欠畸零特與盡數蠲放劄下總領所照會在朝廷所捐寧有幾何而邑里之民受賜甚大其於保障誠非小補伏候勅旨

乞賜張栻謚劄子

臣仰惟聖朝加惠臣下寵榮終始生有爵秩既顯其身

没有易名俾垂不朽至於勳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
品亦特命謚其蘊德丘園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著爲
定令以詒來世如邵康節之在元祐徐節孝之在政和
是也二臣官不過學校幕屬爾而特得賜謚者以其學
術重于時孝行推于鄉名位雖卑道尊德貴高視品秩
所以崇儒學奬操行厲風俗也臣竊見故承事郎右文
殿修撰張栻魏國忠獻公浚之子家本廣漢隨父出蜀
因居潭州師事南嶽胡氏盡傳伊洛之秘遂以其道鳴

於西南著書立言開廸後進四方士子皆宗師之其學
雖本于仁義誠敬而造理精微遇事昭徹更歷内外治
民訓兵理財聽訟所至有績可紀超出諸儒之右隆興
初始以軍事入奏首勸孝宗皇帝以明義復讎正名絶
寇孝宗異其言而君臣之契合凡奏對開陳忠義憤激
未嘗不以讎恥未雪不共戴天爲憂此宜其鋭意用兵
輕舉躁動而時宰有以恢復爲已任者謂寇衰弱可圖
廼遣泛使欲開兵隙栻又獨爲上言兵弱財匱官吏誕

謾未有必勝之形而必勝之形當在早正素定之時不在決機兩陣之日又引諸葛亮景延廣爲喻在辨名實之分無令小人投隙以售其姦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所未聞及詔以知閤門事張說僉書樞密院事栻爲講官初無言責夜入手疏極言不可且詣宰相質之宰相慚憤不堪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使宰相諭旨栻復再奏上意感悟命已終寢宰相實陰附說出知袁州申說前命言雖不盡用說竟以罪謫使閈禧丙寅權姦擅

朝安起邊釁之時有如栻者鑒機識變守正不阿沮其萌芽則朝廷必不有過舉矣緬懷忠賢百世可師孝宗皇帝重其儒學因以引爲勸講擢賛宰司讒者忌嫉寵眷不衰連帥二藩有意名用而栻不幸殁于盛年位不克究然而學者至今尊其道德相與私號爲南軒先生官未及謚其家既不敢自有請門人弟子又無通顯於朝者爲之請士論湮鬱三十餘年曁臣到任列詞陳乞臣今將去郡若又隱嘿不爲一言則是上無以昭聖朝

崇儒重道之公下無以慰遠人尊師尚友之義濫居所屬爲吏曠職甚矣臣愚謂宜下之太常使博士狀其行苟應得謚錫以美名使天下後世知儒學節義之貴過于品秩於以激勸誠非小補

奏陞差李義充飛虎軍統領袁任充親兵忠義統領狀

照對連年盜賊傲擾之後今方稍就平寧人心易於弛玩軍政不可不修要當精擇其人庶幾可以責任湖南

一路所恃官軍惟飛虎軍與親兵忠義粗爲可用昨因
調發累歴戰陣間有死損逃亡逐旋招刺多是新人當
此事定之時正須修明軍政閲習武藝俾各精熟庶幾
可備緩急惟是兩軍主將久闕正官誠爲非便今於本
路見任滿替曾經試用稍有勞効將佐官内選擇二員
皆是資序相當别無超越合行奏辟下項保明詣實欲
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義陞充飛虎軍統領裒任充親
兵忠義統領補見闕管幹就乞給降付身發下本司給

付祗受須至奏聞者
一員忠訓郎飛虎軍正將李義元係班行出身開禧元
年曾差部兵上邊嘉定三年又權飛虎軍統領收捕郴
寇立功前政帥臣曹彥約任內節次具申朝廷乞正差
飛虎軍統領緣已差許國遂止差李義充正將許國避
嫌蒙朝廷行下令赴樞密院稟覆職事統領見今闕人
照得雖有統制官一員緣本軍所管軍馬稍多半係昨
來宣撫司發回茶商改撥之人及今討捕撤戍回軍正

賴主將相與修立軍政訓練士卒兼郴州等處探報江西南安縣赤水峒人昨因舋隙常有報復之意本路桂陽縣抵接界分切慮人情不安所合預作隄防設有不測正要曾諳練溪峒將官前去鎮壓其李義人材少壯職事公勤累立戰功久在山前人頗信服緩急可用今欲辟差李義充上件飛虎軍統領補見闕

一員武翼郎前差充荆湖南路安撫司凖備將領表任出自名家寘身右列不廢儒學練達事宜兩任湖南差

遺諳習民情長於撫御委之以事悉能究心親兵忠義
元額千人近年申明補刺人數加倍與向來事體不同
以兩軍之事盡付一將正須稍重其權要亦不可輕畀
昨來許國稍能訓緝漸成紀律今若非其人必致廢壞
前規卒難整頓前政雖已奏辟丁松以私計不便尋不
願就今欲辟差表任充上件親兵忠義兩軍統領補許
國元來窠闕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列薦徐筠朱著留筠乞賜甄擢狀

臣等誤蒙聖恩付以一道耳目之寄凡所部官吏之庸
濁苛刻者不敢避怨具以實聞悉蒙朝廷施行不勝遠
民之幸至於良二千石治行表表衆所共睹者若知剌而
不知舉何以勸功竊見朝請郎權知全州軍州事徐筠
學古好修謹身率下不事表暴力行撫摩刑役清平田
里安帖餘事著書有補後學又能崇教化以厚風俗築
城壁以固藩籬其它善政不一而足朝請大夫權發遣
道州軍州事朱著持身潔廉蓄學醇正居家孝友賦政

中和到郡之期雖未爲久而豈弟之實信服于民財賦獄訟色色整辦加之志趣端靖不爲茍合人品既高政術亦茂朝散大夫權發遣邵州軍州事留籍存心簡靖臨事寬明雖出相門實通吏道到官以來能於整辦之中不失拊循之實已上三人臣等參之頗審若蒙朝廷特賜甄擢決不上孤使令

列薦薛洽趙崇模羅瀛趙伯駿蔡師仲趙彥飭

乞賜旌擢狀

臣等竊惟承流宣化其責在守令揚清激濁其責在長吏監司臣等誤膺委寄既以一路郡守之有治行者冒昧奏聞若及守而不及令何以爲字民者之勸竊見奉議郎知潭州長沙縣薛洽持身清潔涖事醇明謹儉自持不事形跡每月催科僅足則止能藏富於田里不窮民以自豐考之近時可爲廉吏通直郎知潭州安化縣趙崇模胄出相門學有家法明練而不好察公廉而務近民安化民獠錯居崇模以豈弟行之無不馴服用之

它日當爲遠器宣教郎知潭州醴陵縣羅瀛爲學醇正

臨事寛明能於催科之中不廢撫字之政終日孜孜主

於愛人孝之行事允有賢業通直郎知潭州湘鄉縣趙

伯駿恬靜有守廉介無華剖決得宜不事苛察湘鄉邑

大事叢伯駿從容治之若有餘地參之輿論委有能稱

宣教郎知道州營道縣蔡師仲性資融明器度開爽達

於政術每事練詳而又持身廉勤御下有方若試之事

任實爲通材從事郎知衡州耒陽縣趙彥飭奮由屬籍

自致儒科練達吏能不廢學業往時帥臣朱熹亦嘗舉

之令爲來陽居多惠政已上六人臣等互加參稽頗爲

詳審欲望朝廷特賜旌擢以爲作邑之勸它日設不如

所舉則繆因之罪臣等所不敢逃

奏舉趙崇度趙彦北徐簡乞賜擢用狀同諸司

臣等誤蒙聖恩分職臺閫深圖報國莫急薦賢今於部

内得一二人敢用條陳以備器使臣等伏見宣教郎知

桂陽軍趙崇度家法嚴整吏事詳明推其惻怛忠誠之

心施於撫摩愛利之政桂陽爲郡地險而僻民健以嚚
崇度臨之以至廉行之以不擾人自感服舉無異詞即
其操履允是遠器文林郎知郴州宜章縣趙彥北沈浸
詩書被服儒素其父公說在孝宗朝爲賢監司遺愛去
思今滿蜀郡趙彥北克濟前美不墜家聲今宰山邑政
有條理申嚴舊制結集土丁邑境有備故峒寇之擾止
在旁邑而獨不犯其境百姓以此感之從事郎郃州新
化縣令徐簡出自儒家邃於講學文墨議論能世其傳

故施於邑政藹有循良豈弟之風險俗頑民安其政教
善怙惡懼百里維懷是三人者分處郡邑皆能爲陛下
牧養小民培植國本況崇度乃故相忠定公汝愚之子
陛下念其父之忠勲諸子多蒙錄用豈待臣等以爲軒
輕特以職守所在不敢蔽賢如彥壯如簡則沈淪下僚
無蚍蜉蟻子之援若不論薦何由自達伏望聖慈特賜
擢用則三人者必能有所植立仰益明時後或不如所
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奏舉封彥明充將帥狀

准行在尚書吏部符承嘉定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都省劄子臣寮奏節文諸路帥憲許每歲奏舉可備將材及堪充鈐將以上任使者各兩人於奏內聲說或不如所舉甘同罪罰隨以姓名籍之宥府俟將帥有闕參以衆薦次第除用如經錄用有悞使令檢照元舉官重加責罰以革徇私覔舉之弊十月九日奉聖旨依臣竊惟養之當有素而不可取具於臨時者將才也自頃用兵江

淮諸將遇敵輒敗蓋望風奔潰者多有之豈非蓄養無素而取具臨時之過歟臣伏見降授成忠郎封彥明奮身行伍有志事功頃在兵間粗著勞效方和議未成時制置大使丘崈嘗薦於廟堂臣於是時實備位政府崈謂其人材武勇若獎勸作成之它日必爲朝廷之用頃因峒寇猖狂自殿司統制移飛虎軍本以才選偶不諳地利失於輕動遂致敗衂因此罪斥然其御下整肅能與士卒同甘苦軍中至今思之謫居秭歸未蒙湔祓憂

忠殞挫當益增其所未能廢棄之久實爲可惜臣一向
退閒少與兵將官交接敢以所知上塞明詔伏望聖慈
棄過匿瑕特賜甄録以備邊場之儲亦激勵將才之一
術也臣今舉封彥明係嘉定六年第一員之數後不如
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奏舉布衣胡大壯乞賜褒録狀

撿準嘉定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近降指揮臣寮上言節
文方今收用人才非止一塗然山林畎畝之間懷德抱

道不求聞達者豈無其人願俾監司守臣博加採訪具以名聞無爲文具朝廷審察其實以禮招致從而尊顯之庶幾上有得賢之實下無遺材之嘆三省同奉聖旨依臣聞君以求賢致化臣以選賢報國古之道也恭惟陛下聖化日新上法乎祖宗崇儒重道博選賢俊之意比者明詔有司加惠遺逸責之搜訪俾以名聞且欲考察其實以禮招致而尊顯之雖堯舜之用心大禹之勤求不是過也臣濫分符閫遠在湖湘欽承德音夙夜惟

謹廣求精選幸得其一詎敢忘報國之誼干瀆賢之典
而不以上達哉臣伏見潭州衡山縣布衣胡大壯故寶
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安國之孫右承務郎宏之子也抗
志高遠制行介潔自其少時已著孝友之稱既長受其
祖安國之學於父宏研究經術博通墳典其持論以明
義利爲本其立已以尚誠實爲要冠歲學成即不事科
舉隱居衡嶽之下躬耕自給讀書自娛爵祿外慕不以
嬰其心深藏固匿足跡未嘗至城市州縣官必禮於其

廬然後得見於是行成於身理於家信於鄉黨達於遠邇邦人敬愛咸慕其道德尊之曰西園先生平日著述雖多而封建論數篇尤爲先達推重近時如前帥臣曹彥約提舉樂章咸嘉其行相繼剡上本州以嶽麓書院堂長虛席嘗遣官吏以禮延致至今力辭未就臣觀其學識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蓋亦古之所謂逸民也臣竊聞孝宗朝嘗有詔舉遺逸於是福建諸司岗煐等以魏掞之之名來上則掞之自布衣名對賜第命爲學官又

甞與監察御史謝諤論郭雍之學皆本於易則雍自沖晦處士加封頤正先生此皆近事彰彰在人耳目者矧自陛下更化以來動遵孝宗成憲至於獎進恬退尤所急先今大壯年踰六十雖曰無求於世而體力康强亦非無用於世者若使朝廷試加表異俾如魏掞之郭雍輩得以齒下士被光寵於朝不至與草木同腐則興起人心轉移風俗視孝宗時亦何難焉是以臣愚輒體古人報國之誼不敢泛然論薦而以大壯應詔欲望聖慈特

降睿旨下之三省斟酌典故將大壯量才褒録或俾之一命而授以在外學官之職或錫之綸誥而假以處士之名庶幾山林巖穴之棄材悉爲時用可以仰副陛下求賢致化之意矣臣不勝惓惓

奏舉黄學行劉用行李劉乞賜甄擢狀

臣聞事君以仁者臣道之大端薦人於天子者諸侯之職分臣通班秘殿分閫遐藩圖報國恩所當薦士知賢不舉臣竊恥之臣竊見從事郎全州州學教授黄學行

識度高華學業醇茂蚤優舍選復占儒科分教清湘留
意樂育鄰境士類從之如歸餘日著書進而未已守臣
曾松徐筠嘗薦其政績文學近者提刑樂章提舉林行
知亦薦其文行俱高臣參酌公言允有實跡從政郎永
州零陵縣令劉用行器資沉静趣向端方決科効官尤
精吏事初任真州揚子縣尉克舉其職備著公勤制帥
黄度守臣潘友聞皆嘗露章薦其材美今爲零陵令勞
心撫字已著善聲稽之輿論允謂通材廸功郎潭州寧

鄉縣主簿李劉學問深粹器識醇明更化之初於貢闈
對策論事剴切知舉樓鑰等得其文以為洋洋晁董公
孫之對可為清朝得人之賀既而從臣魯晪何異黄疇
若又以其學問淵源文詞秀發可配古作薦之於朝今
爲寧鄉簿領臣每試之以事見其剖决詳明議論平正
表裏無瑕足爲遠器已上三人資歴雖淺文學俱優在
臣部内考察頗審况前後各有論薦欲望聖慈特賜甄
擢以爲館學臺閣之儲設它日不如所舉臣敢辭謬舉

之罰

應詔舉李燔陳元勲鄭準充所知狀

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吏部符承嘉定六年正月十八日勅中書門下省臣寮劄子奏節文乞明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在內侍從臺諫兩省官在外帥守監司立以期限不拘資格不拘統屬各許於文臣常調之中舉實才之士二三人其有言行可稱事功可述並條列聞奏以其所薦籍之中書精加審覈次第選掄倘或欺誑必

與連坐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自指揮到日限
十日聞奏臣伏見文林郎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李燔經術精博趣操剛方早從師友多士推服分
教襄陽為師臣鄭挺挾私奏劾自是杜門刻志學問不
屑意祿仕堂審掌故列屬寺廷皆辭不就尚淹選調未
厭師虞宜加崇獎以勵廉退奉議郎前荆湖南路安撫
司主管機宜文字陳元勲文采高華吏能强濟素安平
進有志事功方峒寇搶攘宣勞幕府剸裁區處曲盡事

宜帥臣曹彥約嘗以功狀聞於朝廷今已書滿以其才力使任劇煩優有餘裕承直郎差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鄭準性資邁爽學術淹該策名儒科通練世故陸沉州縣未究所藴若蒙選擇必有以自見於時臣誤蒙聖恩俾分閫寄自揆疎拙無以補報祗承明詔許之薦舉敢以所知者三人冒昧以聞如熉之學行實堪臺閣之選若元勲若準俱可備中外職任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奏舉張聲道張履信廖視乞賜甄擢狀

臣蒙恩分閫備位逾年職在藩宣責兼刺舉欲率其屬當簡乃僚竊見朝請郎改權發遣永州軍州事張聲道早擢儒科嘗丞冊府文采學問士論所推自去班行洊更麾節今爲永州留心郡政剖决民訟發擿吏姦樽節非泛之資罷去非義之取如零陵舊有竹税久已無竹而税額尚存聲道到任採訪即爲蠲放客旅舊苦重征多不入城市井蕭條聲道寛其認額民旅遂通又能捐

俸助學勤身率下豈弟之政田里安之識者謂其材堪
臺閣不當淹滯遠外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履信賦
資清謹臨事强濟昨宰巖邑已著能聲帥守監司屢嘗
論薦通判本州過滿三考凡事任責未始辭難起發經
總制錢數目浩瀚稱提新會協贊爲多其他關決舉無
淹滯持身廉潔始終如一試以內外繁劇之任必有可
觀朝奉郎前通判衡州軍州事廖視器質端方克守家
法嘗任理掾以直去官兩爲劇縣治狀稱最衡陽二郡

備著賢勞承攝永道二州首尾年餘剔除姦弊愛惜財
賦一毫不以妄用代者賴之近雖蒙朝廷差知房陵然
其材識操行宜在激濁揚清之選已上三人者在本路
守貳之内不易多得欲望聖慈特賜甄擢他日必能各
以其所長見於世用

奏舉李夤陳覿黄龜夤莫价乞賜擢用狀

臣竊惟國家分道置帥許以察吏臣子以身報國末若
薦賢臣承恩守藩罔功閲歲得於考察宜有薦揚竊見

宣教郎知潭州益陽縣李昺資性和平學業醇茂初任
宜春簿領繼爲臨賀教官皆以修潔受知當路循次改
秩試邑益陽適承彫弊之餘力行撫摩之政能修學校
以勸士寬期會以安民獄訟不察而明催科不擾而辦
平易近民於昺幾之從政郎邵州州學教授陳覿賦資
靖共持身端介平昔安分未始干進舊從朱熹講學尤
以名義氣節爲重分教邵陽極力作成不專事於文辭
能誨人以廉恥恬退有守於覿似之從事郎郴州桂東

縣令黄龜昂材諝疏通器能肅給三仕於桂陽民懷其惠令爲桂東縣令乃昔峒寇所巢龜昂雖務懷柔亦不姑息革暴而良漸有端倪還定安集龜昂有力焉從政郎道州江華縣令莫价志氣好修文采亦富見於議論每事正平江華之在舂陵號爲難治价力行撫字之政不忍鄙夷其民學道愛人价有志焉已上四人在臣部内具有實迹可采欲望聖慈特賜褒擢以厲其餘庶見九重不忘遠之意

奏舉章琢甄世光乞賜軫錄狀

臣竊惟用人之道猶之用器擇人之術比之擇材器不可不及鋒而用材不可不及時而擇及鋒則多利器及時則多良材臣前後薦士已成屢瀆今於所部又得二人其材與器皆堪煩使涵養更久必大可觀然知其可使辦事又當及其英銳早加收拾竊見承務郎監潭州廣積倉兼衙倉章琢材力强濟識度精明博通舊聞練達世務本州倉官前此並緣久例不免侵漁琢能持身

廉潔遂絶此獘郡有亡金之獄累月不得主名臣委之
考鞫數日卒得其實使之剖析疑滯當無留難廸功郎
潭州醴陵縣尉甄世光奮自儒科曉暢民事出入阡陌
未始辭勞而又不事詭隨能自植立醴陵之治理有效世
光之助為多已上二人欲望朝廷特賜旌録它日或有
繁難任使必能辦治惟幸朝廷及鋒及時而採取之

再奏舉宋億狀

臣二年分閫初乏寸長僅免曠瘝實賴僚佐臣伏見奉

議郎前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億學有師承
行無玷闕靜重能守廉潔不私奮由甲科雅安平進用
舉主考第始獲更選以年制所拘遂授簽幙臣在鄉里
已知其賢及來長沙適同王事朝夕相與識察益熟凡
擬斷獄訟悉得其平區處職事皆協於理清不矯亢和
不詭隨一郡賓僚少出其右臣嘗乞以倅貳奏辟後準
回降以不曾作縣難於施行臣實愛其人不容但已乞
令再任仰荷俞允首尾四載操守如一臣之拙政蒙助

甚多近日滿替咸惜其去而臣又誤叨改畀之命若不
再以億之人材政績洊賫天聰則實有蔽賢之罪其何
以勸來者欲望聖慈察臣斯舉出於公論特降睿旨試
以内外陞擢之職俾盡所長庶幾明時無失士之嗟在
下無陸沉之嘆扶持世道豈曰小補伏候勅旨
奏舉蕭遵施楄姜注謝孫復謝興甫郄夢祥乞
加録用狀
臣蒙恩分閫自揆罔功惟念薦賢可以報上今有當官

可紀居鄉有譽察議已熟詎敢壅蔽弗以名聞臣伏見
朝請大夫充荆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蕭遵材識優長
政事勤恪克守家學蔚有文名前宰臣侍從皆舉充著
述之選嘗以倅得郡而有恬退之心兩為湖南帥幕深
知利便軍民相安人誦其德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
施槁器度愜閎材識明達留意宦業備著勞能嘗爲淮
東倉屬荒政賴其經理爲邵陽倅善拊蠻猺再貳長沙
闗決平允不事苛擾闔郡稱之朝奉郎通判潭州軍州

事姜汪稟資溫粹持心正平濟美故家飾以儒雅其試邑贊幕俱有聲稱當路交章至於再四今倅是邦稱提錢會公私流通人蒙其惠承議郎充荆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謝孫復天資廉謹識見疏通出自名門精於吏事昨任建寧庾屬能區畫茶利及宰浦城能字民發姦今贊機幕曉暢軍務措畫犒賞裨助為多從事郎全州州學教授謝興甫文行華美氣質粹和謹重好修學術甚正為殿試第五名十年不調今始分教清湘

到官以來嚴於教養士子賴其作成從事郎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郄夢祥學識該通詞章炳蔚議論守正孝友可稱奮由甲科不自矜耀嘗分教郴陽兼攝倅職隄防盜賊動中事機今待遠次鄉黨稱其材業此六人者皆當官可紀居鄉有譽前後帥守監司屢有薦舉材之有用於此可見欲望聖慈隨其所長特加錄用它日必能展效不負選掄

奏舉趙綸趙彥撍祝夢良乞特與甄擢狀

臣竊謂國之根本在乎民民之休戚係乎令令得其人政無不舉知而不舉何以勸功伏見通直郎知潭州益陽縣事趙綸相門濟美具有典刑天資粹和學識明邃近方吏選試邑益陽綸到官之日寬以牧良善嚴以御彊梗民訟以時剖決曲直各得其當催科先出信由並無重疊追擾一邑之政整然可觀從事郎知潭州善化縣事趙彦搢屬籍老成儒科自奮持心寬厚律己廉平善化為潭州附庸爰自前官縱弛之後繼以貪吏衰斂

之餘彦擂區畫有方鉤索蠹弊不事鞭扑財計自裕一郡之人皆以爲能從政郎衡州耒陽縣令祝夢良上庠秀發材學優長吏事詳明有如素習耒陽爲衡外邑自比歲盜起鄰境實調發屯駐之衝民不奠居正資安集夢良到任未久一意拊摩平易近民推爲循吏此三人者皆作邑有善狀不負字民之選臣愚欲望聖慈特與甄擢俾就器使以勸循良不勝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